

主要社會問題



主要社會問題

美國拜得著
楊 廉譯
楊杏佛校

主要社會問題目次

第一章	新文化與舊文化	一
第二章	社會發展論	二六
第三章	家庭之道德化	五一
第四章	淑種學之漸趨重要	七五
第五章	婦女運動之意義	九四
第六章	工作的精神化	一一五
第七章	健康之必要	一四〇
第八章	新社會制裁論	一六〇
第九章	宗教的社會功用	一八三
第十章	實業之社會化	二〇三

第十一章	國家主義之功用·····	二四〇
第十二章	國際主義之需要·····	二七三
第十三章	戰爭不適於今之時代·····	二九四
第十四章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三一八
第十五章	教育改造論·····	三三九

主要社會問題

第一章 新文化與舊文化

文明與野蠻之別 文野的區別，最要的只有一點：文明人絕不把自己的靈魂交與別人，信賴別人；野蠻人恰與之相反，絕不信賴自己，絕不以靈魂爲自己之物。近代人——用這個名詞的意思，爲其與文化二字意義相等——知道凡是落在他身上的事，不管是他自己做的，或是他的同輩做的，總是人類行動的結果。他很嚴正的應用因果律；他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任。他知道避免自然的災禍，如火山爆發，地球震動之類。他知道形成自己現在未來的運命，全在一己。洪水算是無定的了，然也是近代人所能負責的。因爲他知道洪水的發生，由於某地人濫用自然界的寶源，如森林之類，所致。森林沒了，水蓄不住，於是數千里外的人，纔不得不受洪水的害。他要現在的人

或數百千年前的人負責任，不要山精鬼怪負責任。野蠻人的見解不然。野蠻人以爲落在他身上的事故皆外物使然，不是神作怪，就是鬼作怪。他不負責任、褒貶的責任。他不過是傀儡，是神鬼的娛樂器具。神鬼不發贊成不贊成的命令，他一步不敢移動。故他不是自由人，而是迷信的奴隸。文明人與非文明人的不同，拿古代最文明的希臘人生活和古代希伯來人生活作解釋，即可證明。

希臘人 (Greeks) 的態度 舉一個故事來說明這個題目。古代 Samos (薩摩) 的國王 Polycrates (波利克拉第) 是一位成大功的君主。有一次一位賢人去晉謁他，恰逢着三個使者也來回報消息。第一個報告國王，說國王的軍隊，打勝了他最恨的仇敵；第二個報告他說，他們以爲覆沒了的商船，已平安回到港口裏了；第三個高高地拿着一個寶石戒指，這個戒指是國王從前丟了的，現在由漁夫從魚肚子裏找來了。國王聽了三般言語，想到他的好運氣，大樂不了。而這位賢人呢，反以爲國王的大禍快到了，因爲神之降福於他，正是隨着要降大罰於他的預兆，所以這位賢人認爲不可終日，嚇得逃跑了。作此故事者之意，就是爲表示在神手裏的人不能做什麼事。

希臘有本著名的書，名叫綺柳城十年記 (Iliad)，這本書開始即說 Apollo (阿普盧神——註一) 降與希臘人的一件大災；因為希臘人把牧師的女兒擄掠去了，所以觸怒了他。書上并且說神允許脫勞干人 (Trojans) 暫時有一次勝利，因為 Agamemnon (阿格墨倫——註二) 爲了牧師之女之被掠，他把 Thetis (斐第士——註三) 神所贊助而激迪的 Achilles (愛克利士——註四) 之妻帶起跑了，用以解變。這一個故事合與此書并稱的一本書 Odyssey (敖得塞) 與其說是描寫人的爭端，無寧說是描寫神的爭端，因為在那時看來，人不過神們的玩意兒罷了。假如這一個神，看上這一個英雄，別的神就要恨他。Odyssey 書上說的那位貴人 Odysseus (敖得許士) 受了十年爬山過海的飄流，直到後來神寬恕了他，纔得了事，若不是十年的飄

註一，阿普盧是希臘的要神。專管青年人、美、好、音樂、詩歌、智慧等等。——譯者。

註二，據希臘神話上說，阿格墨倫是希臘的首領，他反對脫勞干人最力。——譯者。

註三，斐第士是愛克利士的母親。——譯者。

註四，愛克利士爲希臘青年，美好勇毅的模範，曾參與脫勞干戰爭。——譯者。

流足以快神之意，還不知如何結果呢。

希臘 Sophocles (蘇非克耳——註一) Aeschylus (愛司克利——註二) 兩位所作的悲劇，也是指示依賴神的事實。雖然他們作悲劇的時候，已當希臘人思想成熟之時，過後不久哲學也發達得很高很高，可是悲劇中，仍然脫不了靠神的觀念。什麼叫希臘的悲劇呢？悲劇就是命運與神們的工作，違神與命運，一切努力，奮勉，全是無用的。人得罪神是很容易的，無論爲有意犯神，或無意觸怒，其所受的罰都是一樣。所以我們看見一個一個的英雄豪傑，決不知道他們爲了別的什麼原故受苦，除了是命運要他們受罷了。

希臘詩裏面除了抒情詩偶然有不帶憂鬱的色彩外，其餘頗帶憂鬱，這是什麼原故，不得確知。推測起來，大約因爲詩是希臘人的思想與對於生活的態度之反映，思想與生活的態度是帶

註一，蘇非克耳是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他把希臘神話拿來作悲劇的材料，他的作品非常之多，不過存下的只有七種——譯者。

註二，愛司克利也是希臘悲劇的大作者，人家稱他叫悲劇之父——譯者。

憂愁的，詩中自然也表現出憂愁來。譬如，你的生命全在別人手裏，別人的思想是怎樣，你不得而知，禍患災難什麼時候降臨，你自己也不知道，那嗎你怎樣可以愉快喜歡，成爲樂觀的人呢？

希伯來人 (Hebrews) 的態度 希伯來人 的思想，亦是缺乏自由，愉快的反映。在舊約書上，自第一章創世紀起直到最末一章瑪拉基書止，不外說耶和華上帝一人，他是仁慈的神，希伯來人的生命由他統御。他有無上的權力，手中執有鐵杖一枝，有不順從他的命令者，他立刻拿鐵杖將他打死。平常人固然不敢抗他，就是波斯王——Cyrus (賽留士)——那般孔武有力，也不過耶和華手中的器具——『雖然你不知道我——』要怎樣用，就怎樣用，猶之陶人治陶，方圓大小，一任其意。打仗，勝利之權操在耶和華，人民順從他的，許他打勝仗，否則打敗仗。我舉一個神話來作例，一次，耶和華叫 Gideon (基甸) 去解散那兩萬二千人，他說『否則以色列人必自尊自大，大地反對我，說他們自己救了自己』。基甸聽了，解散了一萬二千人。但那其餘的一萬人，仍然太多，所以上帝叫基甸只選三百人。基甸應了。於是耶和華把米甸人 (Midianites) 都交與這三百人的團體了。(參考舊約士師記第七章——譯者。)

一切都歸耶和華掌管，——年歲豐歉，人身健康，壽夭、死、生，都在他的手中。有好事到人民頭上，這是他的恩惠，有凶災掉在人民身上，那是人民不信奉他而從邪教的懲罰。故希伯來人如果不先得他的指導，一步也不敢走動，就是可愛的睡眠，也是他所賜與。這種態度，至今清教徒中尚存留着，教堂裏請願禱告文中尚有一大串的惡鬼名字呢。請願禱告文中有句話『我的主啊！解救我們罷！』尚足爲希伯來人的態度仍然到處存在的重要證據。

非理性的服從 以個人負責爲基礎的自由思想，在瞎服從，非理性服從之下，不能發生，是用不着說的。希臘有兩個確信自己，不聽神話的人，名曰 Prometheus（蒲若門登）曰 Jacob（雅各），一個被且思（Zeus）壓服了，一個被耶和華壓服了。希臘的英雄——Prometheus——到天上去偷火，幫助人們，違反了上帝的志願。因此得罪了神，神罰他。把他用鏈子鎖在高加索山（Caucasian Mountain）山石上，讓鷹每日去食他的肝子。神又以爲反對神的人得這種懲罰，似乎尚不足以警衆，於是在夜間把 Prometheus 的傷口醫好，使憂傷愁苦永久遺留人間，由此人們不敢再有反對且思的心意了。此種計畫之未至盡量施行，全靠有半仙之分的喜兒那居間

調解。

Jacob 的故事，以我們的眼光看來，更有興味了。他是耶和華上帝所允准的嗣子，很守教條的人，他絕未有違反嗣子的行徑。他由以掃手中以一道肉羹買來長子權。他以種種手藝爲他的舅父拉班（Lavan）辦事，工錢十次的變更，他終於發了財；他會常常以智欺主，會白度光陰不做事。他得罪神的地方，由聖經上所傳述者，因爲他幫助耶和華取得神所欲給他的福賜。這種舉動就是自信，就是自己承認負自己的責任。這種精神在耶和華所看重的人是不應當有的，耶和華看重的人只要服從，只該靜待主宰給他什麼有什麼。故 Jacob 只該俯首帖耳，非理性的服從。

神把 Jacob 帶到希望地（Promise Land）的邊界上，而不許他進去，要他誠實的承認了耶和華的威權，然後許他進去。他於未夜的時候，過一條河（這條河是本國與外邦的分界）與一個人相打，他很危險，於是乎不能不表示對上帝屈服。當他表示了永遠服從耶和華時，他已變 Jacob 之名而爲 Israel（以色列）——即上帝的戰士——了，他已經成了跛子了。（參看創世紀第三十二章二四節至三十二。）這個故事就是描寫雅各之投降，這個故事從表面看來，似乎

沒什麼意思，若深究作者的思想，可以發現一種很明顯的哲學。希臘人與猶太人（Levi）之有無正義，就看他是不是永久服從神意，他們承受的最高標準，是盲從已成的法律，不懷疑的承認。任何要知道爲什麼的欲望，任何想規畫自己命運的嘗試，任何想擅負自己責任的努力——立刻都該打成粉碎的，萬能而無仁慈的神一定發令用種種方法去打破的。——這是對於身當其衝的人的影響。

至對傍觀者的影響，也易推想而得。任何人受了災苦，都說是神的打擊、降罰，旁觀者從而干涉，其自身的危險自然與之相同了。有人說古代人都是鐵石心腸，見難不救。其實果然災苦是神之降罰於人，那嗎安分之不暇，那能做什麼呢？古人就是怕干涉神意，惟其怕干涉神意，所以同情心也塞着了，憐惜別人的心也沒有了。

人無自由 人無自由是不須遠求證例的。抱着依賴我以外的東西的態度，即使我以外的東西是仁慈的，亦不能使我發達成爲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自由的，獨立的，自靠的，自重的，負責的，失敗則自責，成功則自慶，這種人不是依賴我以外的東西可以養成的。發達這樣的人，是社會

惟一的目的。無論何處社會，不把這種目的，當作恆常不易之理，則不能不認是失敗。社會存在，初非特爲使我們更富足，免我們走曲道，給我們快樂的，乃是爲發達自己立定脚跟的人，乃是特爲發達知道負自己引動的責任而樂負其責任的人。自決權之爲德性，在真是一個人的人看來，比別的一切東西價值高貴。有自決權與無自決權，是真正的人與機械或水上浮木的區別。機械受別人意志的驅使，浮木是自然力的玩具；二者都爲環境所制御，而不能制御環境。至於人恰與之相反，制環境而不制於環境。動物也是不大能制御環境的，動物中有許多滅種的就是不勝環境的明證。

希臘人與羅馬人 (Romans) 的區別 不自由則不進步，唯進步的纔能存在，不進步的就要滅亡。靠神而不靠己的人，爲靠己而不靠神的人所滅亡者，不是幾千種，也有幾百種。并不見得靠己的人生來便優於靠神的人。滅人的人不見得比滅於人的人高，羅馬人也不見得比希臘人高，然而希臘國土究竟變成羅馬小小的一省了。難道羅馬人比希臘人優嗎？我們可以拿羅馬人的宗教上的兩個特點，來解釋明白這個原故。

希臘的神們居於 Mount Olympus (翁里拔山) 飲瓊漿，食玉饌。惟按期下落人寰，常降諸不吉於人。故希臘之神，無所事事，當閒人罷了，若再不恭敬些，批評，直可謂之高等流氓。這些神們高興時則給人們以天才，不高興時則彼此爭攘，以驅煩悶。神們全是不相合的，互爭的，他們又指揮崇信他們的人也互相爭鬭不睦，他們干預人事，因而使人們害怕不注意實際生活。所以希臘人不把自己的運命放在自己手中，一惟神所憑依，更不敢儘天才以發展自己的運命。希臘各州也因而不能統一於一政府之下，一個一個地，都為別人所征服，夷為屬地。

把上邊說的與羅馬神 Janus (吉那思——註一) 比較，比較 Janus 有兩個面孔，一是對東方的，一是對西方的。他確是現在世界之神，管和平、戰爭、生命、農作、門戶、及各種事業由始及終。恰如 Longfellow (朗弗諾) 形容他：

『我乃 Janus，諸天帝王之最長，

照臨前後，下矚萬方；

註一，吉那思是羅馬古代的神，初司門禁，後進而為一切起始開手之神——譯者。

我所職司，無忝門閥道途之神，

不盡古今流年，都從吾門來往。』

別的諸神受了希臘埃及及東方宗教之影響，一一失掉了他們的性質，惟有 *Janus* 的性質，直到最後，還繼續在羅馬思想中存在，這點很是顯著的。他的名字，是不是由玉帝 (*Jupiter*——註一) 蛻變而來的，他的名字，是不是出於倚曲西文 (*Etruscan word*) 之門字，可以不管，就是呢，也於他之留存沒有妨礙。因為無論是玉帝蛻變下來，或者是出於倚曲西文之門字，而羅馬人對什麼事都責實效，歸於實用的特別權力的精神，則是明白無疑的。

崇奉這樣的宗教，自然而然要設一個管理日常生活事務的牧師，於是有僧正 (*pontifex*) 大僧正 (*pontifex maximus*) 出。僧正為一切牧師之長，大僧正又為僧正之長，有管理任何牧師之大權。僧正管理公私信仰、婚嫁、喪葬之儀。其職務之更重者為正時日曆法，編輯國史。所以他

註一，*Jupiter* 為古代羅馬人相傳為諸天之神，故竟譯之為玉帝。——譯者。

們是國家的牧師，至於大祭司（*Rex sacrocum*——註一）與廟祝（*Flamine*）一則專管祭儀，一則專服侍幾個特別的神，則與希臘牧師極相類了。

預言之不同 若是對於一件事情的結局如何，不靠你自己的本事、能力而責效，偏靠着神，你自然不得不先想找出要如何辦的法子來。既要找法子，於是占卜預言在古宗教裏就占了重要位置了。在占卜與預言上，我們也可看出一點希臘宗教態度根本的不同。在Delphi（德耳懷）與Dolonna（都都拉），有深不可測之坑，坑中時有毒氣騰出。坑之上立了一個三足架，架上坐了一位尼姑——女牧師——被毒氣薰得不堪了（常人處此情形之下也不能不如此），發出些不明不白的聲音。牧師與旁觀者於是以爲這個聲音是神的示諭，他們便奉信起來，任意解說一陣，說得天花亂墜，其實他們是高興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並沒有個標準。只各自努力說些於他有利的話罷了。他們的解釋，總以語意雙關，令人捉摸不定的最爲時髦，例如說『假使希臘呂底亞王 *Croesus*（克里莎士）與波斯王 *Cyrus* 打一戰，那嗎有一個帝國將來要亡！』這個話極

註一 *Rex sacrocum* 爲 *Janus* 神教之牧師，其職比僧正高。——譯者。

不錯的；這是 Croesus 所希望。但是誰的帝國要亡呢？是 Croesus 的呢？還是 Cyrus 的呢？這一點，尼姑卻鉗口結舌，不肯說出，而呂底亞的財寶施到廟子裏的，竟白費了。後來 Cyrus 竟成了戰勝者，因為他不會廢時間遠遠地跑到 Delphi 去，他訓練他的軍隊，整理他的財源，所以打勝了；蓋如現時的人一樣，有了最好的準備，自有成功的。

羅馬無預言，羅馬人明白的承認一切事業上共通之點，無論宗教、世俗、社會、個人如何，氣候的影響總是重大的。羅馬人與實行家一樣，很重視氣候。他們特別設卜徵官，很重視他。他的職務是仰觀於天，察鳥之飛鳴，禽之動作，以及其他徵兆，加以審慮，而斷事之成敗利鈍。由此言之，羅馬的徵卜是實際狀況的研究，希臘的預言，則只半死不活的女尼之信口胡說而已。

宗教統治人 我們到此可以問問『上面所說關於宗教的事，究竟對文化對社會有何影響？』對此答案可不必外求，只用從前宗教統治人的態度就夠了。宗教為何統治人的態度之理由，此處不能討論，然而事實是確實的。宗教的態度就是對神意服從、依附的態度，這是我們所已知道的，並且我們知道這種態度，是要把當反抗而反抗的事認為可驚可怕的，——以當反抗而